

欣闻四川艺术职业学院（前身四川省川剧学校、四川省舞蹈学校）将举办建校70周年校庆活动，我热泪盈眶。这所培养艺术家的摇篮，历经风风雨雨70周年，而我就与四川省川剧学校共同度过了65周年。多少值得回忆的过往，多少的酸甜苦辣，我想倾诉，我想呐喊，我想深情地对培养我成长的四川艺术职业学院说一声：生日快乐！

那是1958年全国大跃进的年代。12岁的我是一位全然不知川剧为何物的无知小孩，来到了四川省川剧学校，我误认为这里是唱歌跳舞的地方。在学校里，我对川剧艺术从不认识到认识，从热爱到深爱，再到挚爱，竟然爱了一辈子，再也没有离开川剧，再也没有离开这所学校的大门。川剧，已经深入到我的灵魂，融入到我的血液里，我取得的成绩都来自于川剧这个伟大的表演艺术，还有老师的悉心培养和认真教导！

60年代，正是国家三年困难

《川剧与观众》报，百花苑里遇知音。

1986年，我的文章《论川剧白蛇传的艺术精髓》被川剧理论家唐永啸老师和李德书先生发现，推荐我进入了川剧理论研究会。

同年金秋，唐老师与我同行到了合川县，会正开着，我们风尘仆仆刚站在会场门口，从会场主席台上传来响亮的声音：“你是绵阳来的张守清嘛！”王诚德先生的声音击进我的耳鼓，一股热流扑进我的心田，同时扑进我心田的还有会场那紧张热烈活跃严肃与庄重的气氛。顿时，我的心为之一振，这大概就是川剧艺术所产生的魔力吧。在会上，我第一次佩戴着川剧理论研究会的胸牌，晚上坐在观众席前欣赏了夏庭光先生演的川剧弹戏《水牢摸印》和李奎光先生主演的胡琴《子都之死》，孙宗燊老师演的《杨广逼宫》……老师的优美唱腔和精彩表演深深地震荡着我的心。

有一次，唐永啸老师问我：川剧这么不景气，为什么《白蛇传》上演就会产生轰动效应，唱响东京引誉德国西柏林？这些问题触发了我的灵感，回绵阳后我一边教学一边思考，写了《论川剧白蛇传的审美价值》，文中用了心理学、经济学、美学对川剧进行分析，寄给了当时的《四川戏剧》副主编杜建华先生。她把我第一篇已改好待发的文章“奉还”，选用了我的《论川剧白蛇传的审美价值》，在《四川戏剧》1987年第5期全文刊载。不久我见到杜建华，她说那篇文章已被中国大学复印报刊资料选载了，人家不是看名气，原刊物我找不到了，但真有其事。这是我第一次在省级刊物上公开发表文章，就被人大学复印报刊资料选载，让人激动。

此后，我与川剧更密不可分。

1991年初，四川省川剧理论研究

时期，处于粮票、布票等各种票证都要计划的“票证”时代，生活的艰苦不言而喻，全国人民都在上下齐心、节衣缩食，当时的我，小小年纪正是长身体的时候，练习强度极大却经常吃不饱。当时学校的领导老师与我们同甘共苦，对我们关怀备至，生活虽艰苦，但心却是暖暖的。老师爱学生，学生尊敬老师，尊师重道、和谐的氛围让我们学到了最扎实，最宝贵的川剧表演知识，受用终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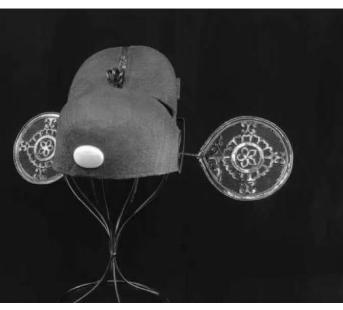
在川剧学校学习期间，我们每天早上5点半起床，先上两节课早课，接着是上午四节课，下午三节课以及晚上两节课，从不间断。那时，杨秀菊、杜奉铸、陈国礼、邱瑞明、刘定余、徐德贵、王定政等很多老师从早到晚任劳任怨、认真教学、严格要求，学生们也非常勤奋努力，刻苦训练基本功，力争当好川剧艺术的接班人。尽管条件非常艰苦，但领导总是会想方设法为我们请来最好的老师。时任教学主管的赵培庸主任，采取

会和成都市文化局合办《川剧与观众》报，由高望重的王诚德、戴德源等编辑主版，至此，我每月收到报纸后，便如饥似渴地阅读、品味，并与之结下不解之缘。

1997年9月15日《川剧与观众》报登了我写的《再姐》一文，追忆英年早逝的童年戏伴儿侯再先。没想到10月15日的报纸给我带来了两个惊喜。一喜是《川剧艺术》副主编王诚德先生在这期报上发表了《一瓣心香——读张守清〈再姐〉》。文中说：“我不只一次读过张守清同志川剧理论研究的文章，觉得她颇长于逻辑思维、条分缕析，不曾想到这次能高兴地读到她笔下流泻出优美动人的散文，其所以能如此，我想，就因为她那样真挚地深情地献出了自己的一瓣心香的缘故。”先生的褒奖愧不敢当。但却给了我的动力。王先生是我的偶像，从他的文章里，我感受到了他的文学底蕴，更读到了他为川剧艺术而呕心沥血的童真。

另一惊喜是原射洪潼射业余川剧团赵光喜团长写的《回顾》，也在同版发表，把我带回到了当年在川剧“娃娃班”的快乐时光。赵团长是我演《洪江渡》的师父，我是他的江流僧（孙儿），更是我进入川剧殿堂的引路人。在射洪县潼射场那鸿鸣三县的山乡小镇，仪表堂堂多才多艺的他，上世纪五十年代在梓潼川剧团演出，为了活跃家乡戏剧文化他被召回，当起了乡邮员兼俱乐部主任，办起了潼射业余川剧团，我们有了看川剧的机会。《祝庄访友》《花田写扇》《桂英打雁》《游龙戏凤》《乔子口》……看演绎，学画报、画古画。晚上，我们在街沿边上学着演戏。后来，青年班的人出去工作了，他又把我们一锅端去成立了“娃娃班”。川剧艺术的文学美、唱腔美、表演美和音乐美全方位地融进我们的童年生命，刷亮了我们灿烂的金色人生。

（未完待续）



川剧传统盔帽系列——圆纱

□邱粟杨

川剧传统盔帽——圆纱，青纱细面的圆形幞头，前后幞皆作圆形，因较其它纱帽矮，故又称“矮纱”“沱儿纱”。造型源于清代，在今各剧种中，然保留着前后幞插扣结构，保留文抓（音：zhua）前武抓（音：zhuia）后的佩戴方式，是明朝官帽佩戴遗风，在川剧盔帽佩戴中，传承至今。此处复原样本来源年代为20世纪

八十年代，造型为前低后高，横展翅，造型上属于川剧“冠”“盔”“帽”“巾”四大类中的帽类，材质是属于硬帽类；结构为前后幞，色彩为黑色，以白令纸做底胎，用青纱缝面，无纹，后幞既矮又圆，形容处事圆滑，配以圆形或大桃儿形帽翅，帽翅的主要纹样有：铜钱纹、寿字纹、花草纹。

常用于丑角扮演幽默风趣、处事圆滑的一般下级文职皂隶。如《审头刺汤》中的汤勤、《打面缸》中的县令、《蟠龙剑》中的孙英国、《金台将》中的驿丞或门吏所戴，《结草报》中的土地，则需插宫花，打红泡花。

“派出去请进来”的方式，选派青年教师到中国戏曲学院学习，并请到了著名川剧表演艺术家来校上课。当时的陈全波、陈华兴、王好评。

1964年毕业，因工作需要我留校当了教师。在那个特殊年代，我与四川省川剧学校的老师、同学们一起背着铺盖卷，行走于四川大巴山区。行山路，睡地铺，几年的实习演出锻炼了我们的意志，条件虽然艰苦，但却非常充实。

四川省川剧学校几经沉浮，川剧学校的校牌几起几落。当它变成四川省五七艺术学校的校牌时已是1973年，那年我校迎来了“文革”中的第一批川剧班学生，其中就有电视剧《红楼梦》王熙凤的饰演者邓婕。这个班从招生到进校，从日常学习到最后毕业，一直是我陪着他们。那时只能教样板戏，但身段课用统一教材教，我绞尽脑汁想办法，尽量教给她们合理的、能接受的戏曲表演知识，让学生们掌握戏曲表演的内核。

随着时代的变迁，1976年舞剧《小刀会》全国首先开放演出，我和陈国礼老师亲往上海歌剧

（未完待续）

□余琛

仁、邓先树（青莲）等老师先后到校教授了拿手好戏《滚灯》《花子骂相》《贺其卷洞口》《打面缸》《闹窑》《春香闹学》等剧目。我有幸学到的邓先树（青莲）老师的《春香闹学》，成为我后来的常演剧目。在众位老师的教导下，我还学会了《杨八姐盗刀》《白蛇传》《别洞观景》《活火棍》《八仙飘海》《梨园送灯》《桃花村》《射雕》《拾玉镯》等大大小小几十出戏，并且学习成绩年年名列前茅！我为自己是一名四川省川剧学校的学生感到非常自豪，那时候我们常随学校到成都军区影剧院演出，以扎实的基本功，整齐的阵容，靓丽青春的外形而声名在外，广受

媒体舞台

手段交织，充分展现了川剧艺术的深厚底蕴、独特魅力和近年来川剧振兴取得的效果，现场不时爆发出热烈掌声和喝彩声。

11月29日，“川流不息”四川省首届川剧汇演汇报演出暨颁奖活动在成都举行。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晓晖出席活动并为获奖优秀剧目颁奖。



媒体舞台手段交织，充分展现了川剧艺术的深厚底蕴、独特魅力和近年来川剧振兴取得的效果，现场不时爆发出热烈掌声和喝彩声。

11月24日，由四川省艺术研究院、四川广播电视台文化旅游频道、成都市川剧研究院联合主办的第三届当代川剧名家唱名戏暨川渝“阳派”艺术精品剧目展演在成都川剧艺术中心锦江剧场精彩上演。

展演由著名主持人白燕升主持，并邀请了中国戏剧梅花奖“二度梅”获得者、阳友鹤亲传弟子刘芸现场分享“阳派”艺术的特点，以及跟随恩师学艺的心得和感悟。随后，川剧名家陈

巧茹、崔丽丽、黄荣华、王玉梅、刘谊、马丽等悉数登场，联袂优秀青年演员李玲琳、杨俊烽等阳派传承人带来了《白蛇观景》《蜀宫欢庆》《别宫出征》《刀剑》《情探》《贵妃醉酒》《金沙寺》7折经典的川剧传统“阳派”代表性剧目，为观众献上了

一场绝佳的艺术盛宴。（史静）

11月26、27日，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打造巴蜀文化走廊，进一步深化川渝地区城市间文化交流互动。由重庆市川剧院创排，获得第十七届全国“文华大奖”获奖剧目的川剧《江姐》亮相四川省绵阳市绵阳大剧院，参加绵阳市艺术剧院有限责任公司开展的以

“传承红色基因，讴歌时代精神”为主题的演出活动，精彩的演出赢得了观众一致好评。

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重庆市文联主席、重庆市川剧院院长沈铁梅演出之际正值11.27纪念烈士殉难日，其饱含深情的演绎，身体力行的传递了“既是一段刻骨铭心的历史，更是一座屹立不倒的丰碑”的红岩精神，让红色文化更加可亲、可感。演出尾声，当江姐在黎明前含笑奔向刑场时，背景幕上缓缓升起一枚金色的党徽，让人倍感震撼。演出结束时，许多观众都眼含热泪，情不自禁地和台上演员齐唱《红梅赞》，绵阳观众纷纷表示，此次演出让他们对川剧艺术有了更深的了解和认识。他们表示，川剧的独特韵味和精湛表演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希望能够多举办类似的演出，让更多的观众能够欣赏到优秀的川剧作品。（四川省川剧院）

11月26日，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打造巴蜀文化走廊，进一步深化川渝地区城市间文化交流互动。由重庆市川剧院创排，获得第十七届全国“文华大奖”获奖剧目的川剧《江姐》亮相四川省绵阳市绵阳大剧院，参加绵阳市艺术剧院有限责任公司开展的以

北川川剧小戏入选“中华颂”全国大展盛典

由中国文联民间文艺艺术中心主办，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民间戏曲艺术委员会等承办的“中华颂”第十三届全国小戏小品曲艺大展的剧目征集活动于近日完成作品征集、组织和遴选工作。经专家组认定，由北川羌族自治县文化广播电视台和旅游局报送的展演作品

川剧小戏《尔玛喜盈门》成功入选，

12月3日上午，悦来茶园召开了“徐棻先生荣获‘中国文联终身成就奖’”庆祝活动——剧目与表演研习会。会议由中国戏曲表演学会会长黎继德主持，众多戏剧界专家学者汇聚一堂，共同探讨表演与剧本。徐棻表示，要想写出好戏，是离不开舞台经验的，“剧本和表演”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只有放下身段，真正学过戏，才能从感性上更理解戏曲的美学原则。

12月3日上午，悦来茶园召开了“徐棻先生荣获‘中国文联终身成就奖’”庆祝活动——剧目与表演研习会。会议由中国戏曲表演学会会长黎继德主持，众多戏剧界专家学者汇聚一堂，共同探讨表演与剧本。徐棻表示，要想写出好戏，是离不开舞台经验的，“剧本和表演”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只有放下身段，真正学过戏，才能从感性上更理解戏曲的美学原则。

徐棻作品，人称“徐棻之作”，有以徐棻的作品“摘梅”的人。

专场演出由梅花奖获得者陈巧茹、张燕、伍思佳、王婧、王玉梅、赵青、李小青、张岱、孙勇波演出。在他们当中，有荣誉参演过徐棻作品的人，也有以徐棻的作品“摘梅”的人。

当晚，他们出演自己的代表作，来感谢一直给予他们帮助和鼓励的“徐妈妈”。演出当晚，徐棻也来到了现场，她不仅亲临后台，为演员们加油打气，也登台发言，感谢一直支持她的观众朋友们。演出由“二度梅”获得者田蔓莎主持。“二度梅”获得者刘芸、首届梅花奖获得者晓艇以及梅花奖

（史静）

“中华颂”全国小戏小品曲艺大展是一个传播戏曲文化、服务基层群众、助推地方文旅发展的大型展演交流平台，旨在展示我国民间小戏小品曲艺创作成果，选拔优秀剧目，推出文艺新人，传承民间艺术，丰富人民群众文化生活，促进我国文化事业的繁荣。至今已在北

徐棻作品，人称“徐棻之作”，有以徐棻的作品“摘梅”的人。

当晚，他们出演自己的代表作，来感谢一直给予他们帮助和鼓励的“徐妈妈”。演出当晚，徐棻也来到了现场，她不仅亲临后台，为演员们加油打气，也登台发言，感谢一直支持她的观众朋友们。演出由“二度梅”获得者田蔓莎主持。“二度梅”获得者刘芸、首届梅花奖

（史静）

秀组织单位进行了颁奖。

成都市川剧研究院与成都广播电视台、省网络视听协会、成都市广播电视台、四川音乐学院联合出品的第31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原创新派歌MV《成就每一个梦想》在2000余部作品中脱颖而出，荣获了“最佳作品”称号。

（成都市川剧研究院）

秀组织单位进行了颁奖。

成都市川剧研究院与成都广播电视台、省网络视听协会、成都市广播电视台、四川音乐学院联合出品的第31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原创新派歌MV《成就每一个梦想》在2000余部作品中脱颖而出，荣获了“最佳作品”称号。



昨晚看了一场川剧。川剧对于我们来说，似乎已经很遥远，好像是上一代人的喜好，事实上川剧的确是一个时代的艺术的升华。

这次是受成都市川剧研究院邀请，前往锦江剧场观看纪念川剧艺术大师、戏曲教育家阳友鹤先生诞辰110周年的第三届川剧名家唱名戏暨川渝“阳派”艺术精品展演。整场演出场面宏大，气势恢宏，感受到强大的艺术震撼力。

我对川剧的缘分源自于三个方面：一是对川剧大师阳友鹤长女阳大姐的敬重，我见证了她为弘扬川剧艺术奔走相告，为拯救川剧付出的不懈努力，为川剧艺术后继有人而执着追求。她传承的不只是艺术，而且还有大师的精神；二是对川剧“阳派”艺术创立者阳友鹤大师的追思，感念他

20世纪以来，随着时代的变迁以及随之带来的社会文化环境的改变，现代文化对传统文化艺术的冲击，互联网的普及以及丰富多彩的娱乐方式对川剧观众的分流……川剧遭遇前所未有的困境。传统剧目演出场次锐减，观众人数急剧下降，年轻观众严重缺失……

如何再次“振兴川剧”呢？这需要方方面面的努力和支持。从川剧自身角度来看，川剧只有通过创新，去适应和拥抱新时代的变化，才有可能突破发展瓶颈，实现川剧的现代化发展。那么，在新时代背景下，从川剧自身的角度思考，川剧创新的路径有哪些呢？

一、内容创新：新语境、新人物、新主题

川剧可以结合新的时代背景和新语境进行创新，也可以塑造新的人物形象，还可以表现新的时代主题，从而实现内容上的创新。

以彩调剧《新刘三姐》为例。诞生于1958年的彩调剧《刘三姐》是一部传唱了60多年的经典传统彩调剧。

《新刘三姐》保留了传统《刘三姐》的精神内核，仍然塑造了一个能歌善唱、敢爱敢追求的壮族女歌手的人物形象，在主题上却进行了大胆的探索和创新。《新刘三姐》结合了新的时代背景，表现了乡村电商和网络等新时代的生活内容。人物形象也发生了变化，刘三姐变成了歌王之后“姐美”，阿牛哥变成了文艺青年阿郎，莫老爷则变成了电商老板莫莫。最终，《新刘三姐》成了一部弘扬新时代主旋律主题的彩调剧，表现了新时代刘三姐的新风采，展现了新时代壮乡人民对美好生活追求与向往。

新编历史剧《草鞋县令》讲述的是清嘉庆年间什邡县令纪大奎的故事。其中有这样一个情节，为了打消纪大奎更政治水方案的念头，杨丞祖不仅“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还带人以“功名、文名、美名”向纪大奎行贿。面对眼前的贿赂，纪大奎问了三个问题：“倘若有人用金錢财向你行贿，你可能拒之否？”……倘若有人用功名、文名，千秋美名向你们行贿，你们可能拒之否？”这就展现出了一个清官在官场中的举步维艰和面对贿赂时的艰难处境。这灵魂三问值得每个为官者深思，也能引起观众的共鸣和思考：面对人生形形色色的诱惑，我们可能拒绝吗？这种表达就让这部戏剧从思想内容上令人耳目一新。

二、形式创新：新语言、新演绎、新舞美

1.适当融入具有时代气息的新语言
在语言上，人物对白可适当加入当下具有时代气息的、生动活泼的语言甚至有生命力的网络用语。《草鞋县令》虽是新编历史川剧，但剧中使用的“下乡检查”等词汇，为该剧增添了时代气息和喜剧效果。

对川剧这一地方剧种的重大贡献，艺术虽然有门派，但是每一个时代总要有领军人物，总要有带头人，总要有倡导者，大师不在，川剧尚存，精神和艺术还薪火相传；三是我父辈那时候的文化生活就是看戏。看一场川剧，听一场围鼓，就是那个时候的文化生活了。家父生前也有此习惯。昨晚的川剧，也能勾起太多的回忆，也算是对前辈的一种敬意吧！

基于上述原因，看过几次川剧，从比较懵，到能简解其意，后来感觉无论是唱词，还是唱腔，都有它的独特性，特别是如今还保留着四川话原有的发音。

对于四川地区来说，代表性的艺术当属川剧，而且将川剧用艺术的形式保留下来。文化的融合总会放弃一些，保留一些。就像普通话的诞生，是作为语言的转换器，为了方便对方，交流的时候有中间语言，减少沟通环节，但是对地方语言，必然减少地方语言的使用。仅以成都地区为例，成都城区的话与成都周边地区，发音差异还是比较大的，但是由于人们交流频繁，为了交流，沟

2.适当融入新的演绎形式
在唱段上，可以适当融入新的音乐形式和音乐元素。川剧《尘埃落定》中，除了川剧传统音乐外，四川藏区特色音乐元素的融入给该剧增添了亮点。彩调剧《新刘三姐》中更是融入了吉他弹唱、乐队现场演唱等流行音乐形式，让该剧更具观赏性，更容易被年轻人接受和喜爱。当然，除了音乐形式，舞蹈表演方面也可以考虑增添新的元素。

3.增加现代舞美设计
在舞台设计上，可增加现代化的舞台设计，使之更符合现代审美，用现代舞美为川剧注入新的生命力。青春版川剧《白蛇传》就在沿用传统戏路的基础上，强调了现代的舞美设计和光影效果，观演度也得到了大幅提升。

3.节奏更新：删除和浓缩情节、缩短时长

相对来说，传统戏剧节奏较慢。新时代背景下，可以通过浓缩情节结构，减少次要情节等方式适当调整节奏，使之更加符合当代观众的审美习惯。

1.删除或减少次要情节

以昆曲《牡丹亭》为例。青春版《牡丹亭》将汤显祖原著进行浓缩，从原著整本的五五十折中精心挑选出二十七折，组成上本、中本和下本，每本接近三小时，全本共约九个小时。青春版《牡丹亭》的精华只有三小时。而盱眙版《牡丹亭》则浓缩到了两个多小时，主要方法就是只删不改，故事情节没有改变，只是唱腔节奏比昆曲更快一些，使之更符合现代生活节奏和现代审美。

2.将相对冗杂的情节改成用台词或唱词交代

以青春版川剧《白蛇传》为例。青春版《白蛇传》全新复排，就将过于繁琐的戏文进行了精简，直接将一些冗杂的情节删除，而改用台词或唱词进行交代。这样，整场戏就从原来的210分钟缩短至140分钟，节奏更为紧凑。

3.恰当缩短某些情节或唱段的时长
对于一些抒情的川剧唱段，可以减少唱段时长，使之更加符合现代生活节奏。在川剧《在烈火中永生》中，江姐听到丈夫去世之后，有一段很长的唱段表现江姐悲痛的心情，这种抒情为主的唱段可以适当减少时长。

总之，在新时代背景下，川剧只有进行创新，才能焕发出新的生命力。需要注意的是，一定要在守正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在创新的时候，不能丢掉川剧的剧种特色，也不能丢掉创作的精神内核。

只有在守正的基础上，或寻求主题上的创新，结合新语境塑造新人物表现新的时代精神，或寻求形式上的创新，运用具有时代气息的台词，新的音乐形式或舞台设计，川剧才会更具当代性，更吸引年轻人，从而获得更多的观众。只有在守正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川剧才能走出一条现代化的发展道路。

昨晚看了一场川剧

□无涯

通，不少人适应了成都话，发音不自觉就会往成都话靠近，周边各地的发音，皆以成都话为标准，就像森林里边只有一个树种，又是什么样一个味道？艺术需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有京剧，那就该有川剧和其他剧种。就像我们唱一首歌，只唱一种腔调，只唱一首歌，未免太枯燥。一个花园都是一个品种，都是一种花，一定显得单调。各种植物生长在一起，体现生物多样性，反而优势互补，对这个物种群也是一个相互制约，相互弥补缺陷，从而实现各种生物物种的繁衍。艺术何尝不是如此！艺术来源于生活，生活来源于自然！

昨天看这场川剧，把现实的东西搬上了舞台，把过去的人物表达给当今，给了我们很多启示。昨晚的川剧虽然落幕，其实艺术家追求艺术的路还更长。现在对于川剧来说不是振兴的问题，而是拯救的问题，就像路过卡拉OK新的表达形式，年轻人多少人关注川剧，老年群体中关心川剧的人又有几何？文化是有根的，只顾往前走，忘记了根本，这种文化将会失去应有的生命力。对于四川的艺术表达形式，诸如金钱板、评书、谐剧、清音在舞台上又看到了多少？十年以后，还有多少四川的艺术符号存在呢？

昨天的川剧表演结束了。我们走上了回家的路，但是对于川剧这种文化的传承，还有许多疑问。我们现在很多人选择职业，从事的职业，大多数都是选择利己，能否让我的地位得以提升，能否让我的财富实现增长。真正的艺术家追求艺术，真正的科学家追求科学，而且是忘我的，

《把宫搜诏》是根据《三国演义》小说第六十六回改编的川剧，叙述曹操欲篡位夺权，献帝与伏皇后密诏伏完共谋吴蜀搬兵灭曹，派宫监穆顺带诏出宫联络，曹操闻密报带侍卫守宫门盘查，穆顺机智沉着巧言对答，但终因紧张不慎被搜出诏书，曹操杀穆顺的故事。全剧名《血带诏》亦名《白逼宫》，《把宫搜诏》是其中一折常演剧目的郭子仪。

泸州河《把宫搜诏》曹操不挂宝剑，当然挂宝剑也不是不可，看在什么场合。泸州河的是在围困伏完府和逼宫的时候才挂宝剑。

三、表演不同

别的河道演《把宫搜诏》曹操亲自对穆顺搜身，泸州河的则不亲自去对一个太监搜身，那样有失魏王身份。另外在搜出诏书后曹操不亲自拔刀杀穆顺，而是用手势轻轻一挥，由华歆动手。这时的曹操是魏王了，权压当朝，杀人不必亲自动手，这样处理也更合情理。

穆顺倒戴冠与歪戴冠，因河道不同，处理也不同。倒戴冠是根据《三国演义》六十六回“曹搜不到证据放穆顺回宫，忽然风吹帽落，穆顺慌忙拾起掉在地上的帽子倒戴其冠”。川剧改风为摔倒，而在帽子的处理上是歪戴还是倒戴，有的河道歪戴，有的河道倒戴，泸州河是歪戴，自有泸州河的理由——如果帽子掉到地上，慌忙之中倒戴也不是不可以，但一个宫人倒戴帽子曹操会看不出来？太显眼了，必定被曹操发现然后责问，那样戏就不曲折而太直白了，也没有悬念了。泸州河歪戴冠也可以说这是曹操的由头，为全身都搜了，唯独头上没搜帽子找个理由吧。

泸州河在处理这点时，曹操思考怎就搜不出来呢？于是手握空拳，轻轻敲击额头，认真思考，再想对策。由此，曹操联想到了穆顺头上的冠帽，顿生疑惑，此时除了曹操，包括观众，谁也没看到，更没意识到剧情发展的这一关键节点，一经揭开，剧情会急转直下，成了瞬间骤变的点睛之笔，这段戏泸州河的处理更符合情理，使情节扣人心弦，表演更符合曹操的人物性格。

我的老师胡春甫说，“演戏”就是“演细”，细节决定成败。“演理”就是表演的各个环节都要合情合理，细节不是骨架而是血肉，人物塑造要抓住细节，人物才鲜活，这就是泸州河川剧《把宫搜诏》的表演特色和艺术风格。

艺术是细节的堆砌

□陈明威

新时代背景下川剧创新的路径探析

□杨海涛

以青春版川剧《白蛇传》为例。青春版《白蛇传》将汤显祖原著进行浓缩，从原著整本的五五十折中精心挑选出二十七折，组成上本、中本和下本，每本接近三小时，全本共约九个小时。青春版《牡丹亭》的精华只有三小时。而盱眙版《牡丹亭》则浓缩到了两个多小时，主要方法就是只删不改，故事情节没有改变，只是唱腔节奏比昆曲更快一些，使之更符合现代生活节奏和现代审美。

2.将相对冗杂的情节改成用台词或唱词交代

以青春版川剧《白蛇传》为例。青春版《白蛇传》全新复排，就将过于繁琐的戏文进行了精简，直接将一些冗杂的情节删除，而改用台词或唱词进行交代。这样，整场戏就从原来的210分钟缩短至140分钟，节奏更为紧凑。

3.恰当缩短某些情节或唱段的时长
对于一些抒情的川剧唱段，可以减少唱段时长，使之更加符合现代生活节奏。在川剧《在烈火中永生》中，江姐听到丈夫去世之后，有一段很长的唱段表现江姐悲痛的心情，这种抒情为主的唱段可以适当减少时长。

总之，在新时代背景下，川剧只有进行创新，才能焕发出新的生命力。需要注意的是，一定要在守正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在创新的时候，不能丢掉川剧的剧种特色，也不能丢掉创作的精神内核。

只有在守正的基础上，或寻求主题上的创新，结合新语境塑造新人物表现新的时代精神，或寻求形式上的创新，运用具有时代气息的台词，新的音乐形式或舞台设计，川剧才会更具当代性，更吸引年轻人，从而获得更多的观众。只有在守正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川剧才能走出一条现代化的发展道路。

2018年，我在老家南部县看了一场川剧，因为只有13个观众，看得我百感交集，印象特别深刻。

我是个川剧迷。客居省外20多年，难得看戏的心愿，2018年夏天才得以“少小离家老大回”，自然要解馋，美美地看几场川剧。听戏迷们说，“蓉城川剧团”在南部县

城已经坚持演出了7年，很地道，值得一看。8月14日下午三点，我急急赶往文化路，进入剧场才知来迟了。《秦贵妃与杨贵妃》已经开演半个小时。刚一坐定，一缸花茶就送到了面前，滚烫的开水冲上，一股茉莉花香扑鼻而来。台上灯光通明。随着剧情的推进，我沉浸于秦贵妃的悲欢离合之中，两个半小时在不知不觉中一晃而过。这场戏，让我看得痛快，也看得心酸，更看得感动，受到了巨大的震撼。

昨天看这场戏，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之后又去看两场，从戏迷和演员了解到这个剧团的一些情况：团长叫李丹，旦角，丈夫是鼓师。十多年前，她所在的川剧团宣布解散，李丹领着一帮师友自组了“蓉城川剧团”，在成都一带辗转，2001年回到南部，他们以县城的租屋（剧场）为大本营，不时应邀下乡演出，足迹遍布川北农村。但是，市场的萎缩、观众的老化、文化多元化的冲击，剧团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入不敷出，处境十分艰难。现在，仅剩18人，还在苦苦挣扎和支撑。

在商品经济大潮汹涌冲刷下，戏曲日益没落的颓势似乎难以挽救。眼看有着几百年辉煌历史的川剧濒临绝境，真叫人悲从中来，扼腕长叹！看到她们处境如此艰难，我们组织了一帮戏迷为该剧团的生存作了一些工作：写文章给《南充日报》和《中国川剧网》鼓与呼，向有关部门写求救信。

看得痛快，是因为演员们都是有着丰富舞台经验的老演员，个个身手不凡。念、唱、做、打一丝不苟；化妆、扮相、着装、身段、程式都十分老道和专业；悠扬的唱腔、婉转的帮腔、铿锵的锣鼓把人物形象演绎得淋漓尽致。原汁原味的川剧艺术让我如痴如醉，得到了一次充足的精神享受。

看得心酸，是因为台下只有13名观众，全是青色的老人！票价5元，本场门票仅5元，不够近3个小时演出的电费和茶水费。再看看剧场，租用的是一间地下室——污水长流的小河从旁淌过，臭气飘人；潮湿黑暗，空气混浊，令人胸闷；面积狭窄，舞台长宽不足7米，台下紧密排放着11张破旧木椅。戏迷们告知，地震前，一场戏有七八十岁的老年观众，现在，一般只有三、四十个。今天下雨，只来了这几个人。

如此恶劣的剧场条件反映出这伙川剧艺人艰难的生存状况和川剧艺术走向没落的现实处境。看了这场戏，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之后又去看两场，从戏迷和演员了解到这个剧团的一些情况：团长叫李丹，旦角，丈夫是鼓师。十多年前，她所在的川剧团宣布解散，李丹领着一帮师友自组了“蓉城川剧团”，在成都一带辗转，2001年回到南部，他们以县城的租屋（剧场）为大本营，不时应邀下乡演出，足迹遍布川北农村。但是，市场的萎缩、观众的老化、文化多元化的冲击，剧团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入不敷出，处境十分艰难。现在，仅剩18人，还在苦苦挣扎和支撑。

在商品经济大潮汹涌冲刷下，戏曲日益没落的颓势似乎难以挽救。眼看有着几百年辉煌历史的川剧濒临绝境，真叫人悲从中来，扼腕长叹！看到她们处境如此艰难，我们组织了一帮戏迷为该剧团的生存作了一些工作：写文章给《南充日报》和《中国川剧网》鼓与呼，向有关部门写求救信。

看得痛快，是因为演员们都是有着丰富舞台经验的老演员，个个身手不凡。念、唱、做、打一丝不苟；化妆、扮相、着装、身段、程式都十分老道和专业；悠扬的唱腔、婉转的帮腔、铿锵的锣鼓把人物形象演绎得淋漓尽致。原汁原味的川剧艺术让我如痴如醉，得到了一次充足的精神享受。

看得心酸，是因为台下只有13名观众，全是青色的老人！票价5元，本场门票仅5元，不够近3个小时演出的电费和茶水费。再看看剧场，租用的是一间地下室——污水长流的小河从旁淌过，臭气飘人；潮湿黑暗，空气混浊，令人胸闷；面积狭窄，舞台长宽不足7米，台下紧密排放着11张破旧木椅。戏迷们告知，地震前，一场戏有七八十岁的老年观众，现在，一般只有三、四十个。今天下雨，只来了这几个人。

如此恶劣的剧场条件反映出这伙川剧艺人艰难的生存状况和川剧艺术走向没落的现实处境。

看了这场戏，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之后又去看两场，从戏迷和演员了解到这个剧团的一些情况：团长叫李丹，旦角，丈夫是鼓师。十多年前，她所在的川剧团宣布解散，李丹领着一帮师友自组了“蓉城川剧团”，在成都一带辗转，2001年回到南部，他们以县城的租屋（剧场）为大本营，不时应邀下乡演出，足迹遍布川北农村。但是，市场的萎缩、观众的老化、文化多元化的冲击，剧团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入不敷出，处境十分艰难。现在，仅剩18人，还在苦苦挣扎和支撑。

在商品经济大潮汹涌冲刷下，戏曲日益没落的颓势似乎难以挽救。眼看有着几百年辉煌历史的川剧濒临绝境，真叫人悲从中来，扼腕长叹！看到她们处境如此艰难，我们组织了一帮戏迷为该剧团的生存作了一些工作：写文章给《南充日报》和《中国川剧网》鼓与呼，向有关部门写求救信。

看得痛快，是因为演员们都是有着丰富舞台经验的老演员，个个身手不凡。念、唱、做、打一丝不苟；化妆、扮相、着装、身段、程式都十分老道和专业；悠扬的唱腔、婉转的帮腔、铿锵的锣鼓把人物形象演绎得淋漓尽致。原汁原味的川剧艺术让我如痴如醉，得到了一次充足的精神享受。

看得心酸，是因为台下只有13名观众，全是青色的老人！票价5元，本场门票仅5元，不够近3个小时演出的电费和茶水费。再看看剧场，租用的是一间地下室——污水长流的小河从旁淌过，臭气飘人；潮湿黑暗，空气混浊，令人胸闷；面积狭窄，舞台长宽不足7米，台下紧密排放着11张破旧木椅。戏迷们告知，地震前，一场戏有七八十岁的老年观众，现在，一般只有三、四十个。今天下雨，只来了这几个人。

如此恶劣的剧场条件反映出这伙川剧艺人艰难的生存状况和川剧艺术走向没落的现实处境。

看了这场戏，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之后又去看两场，从戏迷和演员了解到这个剧团的一些情况：团长叫李丹，旦角，丈夫是鼓师。十多年前，她所在的川剧团宣布解散，李丹领着一帮师友自组了“蓉城川剧团”，在成都一带辗转，2001年回到南部，他们以县城的租屋（剧场）为大本营，不时应邀下乡演出，足迹遍布川北农村。但是，市场的萎缩、观众的老化、文化多元化的冲击，剧团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入不敷出，处境十分艰难。现在，仅剩18人，还在苦苦挣扎和支撑。

在商品经济大潮汹涌冲刷下，戏曲日益没落的颓势似乎难以挽救。眼看有着几百年辉煌历史的川剧濒临绝境，真叫人悲从中来，扼腕长叹！看到她们处境如此艰难，我们组织了一帮戏迷为该剧团的生存作了一些工作：写文章给《南充日报》和《中国川剧网》鼓与呼，向有关部门写求救信。

看得痛快，是因为演员们都是有着丰富舞台经验的老演员，个个身手不凡。念、唱、做、打一丝不苟；化妆、扮相、着装、身段、程式都十分老道和专业；悠扬的唱腔、婉转的帮腔、铿锵的锣鼓把人物形象演绎得淋漓尽致。原汁原味的川剧艺术让我如痴如醉，得到了一次充足的精神享受。